



江淮烽火

安徽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

江淮烽火

安徽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3·合肥

江 淮 烽 火

安徽省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安徽省军区政治部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六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90,000

1973年3月第1版

197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400,001—650,000

统一书号：10102·606 定价：0.50元

是風雲

革命之春

毛澤東

目 录

手持半截棍投身革命	(1)
银屏山区的雄鹰	(11)
铁道战歌	(21)
火攻龙王庙	(28)
飞兵奇袭余家圩	(37)
赵双全巧施诱敌计	(44)
玩狮子打鬼子	(53)
保卫红色根据地	(61)
铜城庙的战斗	(67)
淮河岸边传捷报	(73)
飘扬在芦溪山区的红旗	(78)
歼敌记	(89)
塔山卫士	(95)
铁打的赵场	(109)
李同志在我家的时候	(116)
武装自己巧夺枪	(126)
王巧英只身入匪巢	(129)
活跃在皖南山区的游击健儿	(137)

樵山民兵打顽敌	(145)
夜擒地头蛇	(150)
渡江英雄马毛姐	(158)
护粮	(167)
青龙山下伏击战	(178)
一支红色担架队	(184)
送饭	(195)
活捉胡林聪	(202)
好妈妈——罗玉英	(206)
机智勇敢杀敌人	(213)
银线红心	(221)
余永传奋不顾身救政委	(225)
智取“老虎堡”	(230)
女民兵英雄韦秀娥	(234)
渡江先锋	(245)
为民除害	(257)
双堆战场上的交通员	(260)
巢南烽火	(267)
后记	(283)

手持半截棍投身革命

老民兵基干队长李殿和口述

一九四三年，新四军四师到蒙城淝河一带开辟根据地，那时我正在给地主打长工。

这天，我在地里干活，我家顺子蹦蹦跳跳地跑来喊我：“俺爹，有人找你，俺娘叫你回家哩！”我心想，俺一间破茅棚子，不弯腰进不去，找俺做啥呢？

回到家里，来人笑咪咪地和我打个照面：“李大叔回来啦。”他使劲握住我的手，亲热得很。咱这泥巴腿，过去谁和我拉手？他这样看得起我，反使我不知道怎么着好，话也不会说了，只好把旱烟袋递给他。他也不客气，点着火就吧嗒吧嗒地抽起来。这时，我才仔细打量他：这人浑身庄稼汉打扮，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年纪不过三十来岁。他是干啥的？我心里嘀咕起来……

“李大叔，听说你要打鬼子？”他笑着问我。

他一句话正问在我的心事上。我说：“对哩！提起打鬼子，我恨不得马上就动身！”我把鬼子来俺庄的暴行，对他一五一十地都讲了。

他仔细地听着，有时皱眉，有时叹息。待我讲完，他又问：“怎么打呢？”这下，可把我问住了。

我叹口气说：“就是想不出办法呀！”

“有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了，咱穷人要抗日，就有门儿了。”他讲起中国地大、物博、人多，日本地小、物稀、人少，只要咱中国人组织起来，扩大新四军、八路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成问题的。他的话，我越听越觉得新鲜，越听越觉得来劲。

“没有家伙怎么干呢？”我提出了疑问。

“有家伙！到鬼子那里夺嘛！”他说得很干脆。

“鬼子有钢枪、洋炮，咱有啥？拿皮锤去揍他？”我不大明白地问。

“嘿！李大叔呀，有大刀长矛就能跟他们干。只要先把队伍拉起来，人是活的，有了人啥也好办了。用矛子去缴敌人的枪，在咱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里多得很。棍棍棒棒都管嘛……”他一口气说了许多革命道理，我都听得入迷了。

我高兴地站起来大声说：“好！有道理，你说咋干就咋干，俺听你的！”“好！坐下来，慢慢商量商量。”他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坐了下来。他挨近我蹲着，更加和颜悦色地说：“我看，你就领着你们这白园乡的乡亲们打鬼子吧，你当个民兵队长好吗？”

一听要我当民兵队长，我不敢答应。咱家人老辈子没当过官，这人，怎么叫我当民兵队长？他见我不说话，象知道咱的心思似地说：“怎么样？别愁，当得了哩。”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最后，我终于应下干队长的事。当我送他出庄回来，才突然想起连他的姓名也没问。嗨！真是……

这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叫顺子他娘唠叨个不休。

第二天，我向经常到俺庄来的新四军干部老高打听，才知道这人原是城里学校的教书先生，老共产党员，后来参加了新四军，这次下到俺区当区委书记，名叫卢锡球。

此后，俺就整天想，找个啥家伙去打鬼子呢？俺家穷得连一件铁器也没有，更不用说大刀矛子了。

一天，我正在给地主喂牛，两条牛为争料抵起角来，我顺手拿起拌草棍往石槽上一摔，“咣啷”一声，两个牲口给吓住了。俺想，卢书记不是说棍棍棒棒也行吗？这棍怪得劲咧，是楮木的，俺舞了几下，真是得心应手。俺抓起棍子走出牛棚，决心不当长工，干俺的民兵队长打鬼子去！

回到家，俺想在棍头上安个铁疙瘩，把间草庵子给翻了个乱七八糟。顺子娘见我乱翻腾，问我找个啥，我照实说了，她忍不住笑起来说：“五十多岁了，还象小孩家，一支半截棍咋能打鬼子？”看样子她是又瞧不起我，又是为我担心。

“哼，好家伙，看是谁拿谁用，咱只要心齐了，半截棍照样打鬼子！”我把卢书记教的道理，又给她讲了一遍。

顺子他娘说不过我，嘟囔了一阵子，告诉我说：“前天顺子下地，拾到一颗炮弹，放在庵子后面用土盖着，留着换钢针做活用，你拿来看看能用不能用。”

我叫顺子拿来一看，好家伙，原来是个炸弹翅子，头上还有四个翅膀子，中间有个圆圆的小洞，我把楮木棍子往里一安，不大不小，正好。我找来铁钉把它钉住，拿在手里，便前后左右耍将起来。棍头上的炸弹翅子发出“呜呜”的声音，顺子看得直发愣。顺子娘在一旁笑着说：“胡子都快白了，还要这玩艺，你呀！不怕人家笑。”我正要答话，忽然，一闪手，只听“劈啦”一声，一棍砸在门口的椿树上，

打得树叶唰唰直掉，树身叫铁翅啃去一块皮。顺子蹦起来说：“俺爹好大劲哪！……”

以后我照着卢书记的指示行事，先去串通苏启人。接着我俩又串通了王登三、李殿青等六个人。从此，俺们的民兵基干队就成立了。

群众一听俺们几个长工汉要打鬼子，都说有种！财主们却说：“鬼子有钢枪洋炮，你们拿个半截棍能把鬼子打跑？不是白送死？”

不管怎样议论，俺们打鬼子是打定了，有种打虎，就不怕虎伤人。

卢书记时常还给俺们指点，给俺们讲政策、讲游击战术、讲发动群众的办法。俺们这些大老粗经他一指点，心里开了窍，劲头更大了。

拉起了队伍，有了半截棍，后来又找了些大刀、长矛，总算是有了点家伙了。光有这些还不行，还得想点子搞到枪啊。为了这，我和队员们急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一天中午，老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告诉我，有十几个鬼子到邻庄去抢东西。穷哥们一听，气得头顶上直冒火，纷纷操起大刀、长矛要去大干一场，特别是苏启人的火气更旺，恨不得拔腿就走。我想：干，咱们是要干！可不能蛮干。咱打了狗，还不能被狗咬着。鬼子人多，家伙好；咱们人少，家伙孬，硬拼不划算。鬼子每回抢了东西回板桥据点时，队伍总是七零八落的，常有几个想多抢点东西的鬼子要掉队，就象条蛇尾。我把这想法跟大伙一讲，大伙都觉得有道理，争着说：“就在小坟地头的壕沟边打埋伏，揍他狗娘养的！”苏启人也得意地说：“这回非把它的蛇尾砸个稀巴烂！”

说打蛇尾，大伙都争着要去。我说：“人多了容易暴露。收拾几个掉队的鬼子，老槐和我俩去就行了。”大伙手心痒痒，都想去揍鬼子，后来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和老槐俩猫着腰钻进秫棵地里，不到两袋烟工夫就来到了小坟地头的壕沟里。

傍晚时分，鬼子兵吵吵嚷嚷地回据点了。可这群野兽走进据点后，大路上一直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这可把俺俩急坏了，看来，这回打蛇尾是没指望了。老槐嘀咕着说：“唉，算了。老李哥，俺们回去吧。”我可还不死心，低声说：“还等一会。”

天渐渐黑下来，大路上还是空荡荡的。我俩正打算返回去，这时却从据点里传来了哇哩哇啦的说话声。我悄悄地抬头一看，只见两个鬼子象醉汉一样在据点前晃动。哎，打不到蛇尾打巡逻兵。我拉了拉老槐的衣角，向鬼子那边嘶嘶嘴，老槐知道我动上了干鬼子巡逻兵的脑筋。俺俩趴在壕壁上，仔细地观察着两个鬼子巡逻兵的动静。只见那两个鬼子兵，背着枪，吸着烟，在铁丝网里边转着圈子，就是不往外走。我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便附在老槐耳朵边告诉他。老槐连连点头，脱下贴身穿着的白小褂，就行动开了。一会儿，小坟地头的沟壕里一只羊“呣呣——呣呣——”地叫起来，接着又传出一阵“噃噃噃噃”羊走动的响声。两个鬼子巡逻兵一听到声音，吃了一惊，刁在嘴角的纸烟也吓掉在地上，急忙来了个狗吃屎式的卧倒，把三八枪拉得哗哗直响。过了一会，他们听清是羊叫，又看到一只白的东西在沟壕边沿走动，这才松了口气，慌忙爬起来，一前一后离开了据点出来捉羊。

看着鬼子兵渐渐走近了，我高兴地暗暗捅了老槐一下，老槐又噃噃嗦嗦地把身旁的草拨动了一阵，把白小褂往一块土坎上一撂，我俩就悄悄地往东边移动了几步，半蹲半跪着，准备收拾鬼子兵。

两个鬼子巡逻兵捉羊心切，急急忙忙地来到小坟地头的壕沟边上，走在前面的那个鬼子探头就往沟里张望。我在一边看得真切，猛地站起来，举起半截棍，“嗨”地一声，一棍子砸在鬼子的脖子上，只听骨碌碌地一阵响，这个鬼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滚到沟底下死了。走在后边的那个鬼子，见沟里突然站起个人来，吓得狂叫了一声，头也不回地朝据点里逃去。老槐跳出沟撵上去甩了一刀，没砍着，那个鬼子象兔子一样逃进了据点。俺俩迅速地摘下死鬼子的枪枝弹药，一溜烟朝南跑开了。过不多大一会，鬼子据点里“叭、叭、叭”地响起了枪声，真跟过年放爆竹一样。这是“欢送”呢，真开心！

打那以后，半截棍就出了名。大家还给我起了浑名叫“半截棍队长”。群众把半截棍都说“神”了。参加俺民兵基干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一下子就有八十多人。我在卢书记的不断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很快就入了党。

不久区委又给了民乐队一支“老套筒”，五发子弹和一些手榴弹，参加民兵的人更多了。这以后，我们民乐队在卢书记的领导下，白天黑夜地打鬼子。鬼子不出来就闹据点，夜夜去扰乱它。板桥集据点的鬼子，只住了三十五天，就撤回宿县城里去了。

我参加过大大小小许多次战斗，用半截棍作武器缴了许多枪。我觉得半截棍是咱民兵打鬼子的家伙底子，丢不得，

走动总带着它。

尝到了苦头的鬼子兵，也把半截棍说得很神乎。他们说：“半截棍下有大兵，棍子一举，四下兵起、枪炮齐鸣……”鬼子恨透了我们这支民兵团，还画了我的像，悬赏捉拿我哩！

狗走千里总改不了吃屎。这群野兽被“挤”出了板桥据点后还不死心，特别是那个杀人成性的鬼子小队长，他捶胸顿足地叫嚷着要“报复”，要消灭这支民兵团。

一九四四年二月的一天，我们得到内线传来的可靠情报，从板桥据点撤到宿县城里去的那一小队鬼子兵，今天晚上要坐汽车来偷袭白园乡。我们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后，决定将计就计，伏击鬼子的汽车。

当时正是淮北的严冬，我们冒着呼呼的寒风，丝纹不动地埋伏在白园庄附近的宿蒙公路两旁，只等鬼子上钩。天黑后，果然一辆鬼子汽车打着车灯，风快地朝我们埋伏的地方开来了。我低声喊了声：“准备！”民兵们迅速拔出插在腰里的手榴弹，一个一个揭开盖子摆在自己面前。大家怒视着鬼子汽车，一动也不动。

“呼隆隆——，呼隆隆——，”汽车离我们越来越近。突然，鬼子司机发现了我们在公路上挖的沟，一个紧急刹车，“吱”地一声停下来。车上的鬼子被震得你撞我，我撞你，哇哇直叫。就在这时，我大喊一声：“打！”“嗖”地甩出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正好在汽车头前爆炸了，把车灯炸灭了。紧接着，“轰！轰！轰！”民兵们的手榴弹接二连三地朝鬼子汽车飞去。“打呀！打呀！”民兵们一边高声喊着，一边投手榴弹。汽车上的鬼子兵，还没弄清是怎

么回事，就有十几个人完蛋了。

趁着手榴弹的烟雾未散，我把半截棍一举，大喊一声“冲！”跳上公路向鬼子汽车冲去。“冲啊！”“杀啊！”在一片喊杀声中，民兵们端着枪，握着大刀、长矛，都跟着冲上去。汽车上没炸死的十几个鬼子兵，慌里慌张一个劲地往车下跳。

“啪啪！”“锵锵！”刀碰刀、枪碰枪，民兵们围着刚跳下车来惊魂未定的鬼子兵展开了肉搏战。

一个鬼子兵手扒着车帮正往下跳，民兵二娃子赶上去“咔嚓”一刀结果了他。这时，另一个鬼子兵端着刺刀从二娃子身后偷偷地猛刺过去，眼看刺刀就要扎到二娃子的脊梁上。我刚好赶到，大吼一声举棍就向那鬼子砸去，一下子砸在鬼子的步枪上。“咣”的一声，鬼子兵的步枪被砸落在地。鬼子赶紧弯腰拾枪。趁这当儿，我双手举起半截棍，照准鬼子的脑袋狠狠地砸下去！“噗哧”一声，鬼子的头顶开了花。肉搏战越打越激烈，随着民兵们“杀！杀！杀！”的吼声，鬼子兵又接二连三地倒下七八个。

正在这时，突然从公路旁的坟地里向我们射来一梭子机枪子弹。我忙叫大家卧倒，仔细一看，原来是鬼子在一个坟包上架起了机枪。

剩下来的几个鬼子兵，听到他们的机枪响了，就躲开民兵，急急忙忙地朝枪响处溜去。

“哒哒哒——，哒哒哒——”，鬼子的机枪越打越紧，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观察了一会，见两边地势很好，就叫大芒和虎孩俩迂回到鬼子身后，干掉鬼子的机枪。

我们用火力掩护，大芒和虎孩出其不意地迂回过去，只

听“轰轰”两声手榴弹响，鬼子连人带机枪都飞上了天。没炸死的四、五个鬼子，一看苗头不好，提了枪，夹着尾巴就向东北方向逃窜。

我一看，高喊一声“追啊”！提着半截棍，跟民兵们一起向鬼子追去。几个大步，就撵上了跑在最后的一个鬼子。这个鬼子跑得气喘吁吁，一边跑一边惊慌地回头张望。他腰挎短枪，手提一把东洋刀，一看就知道是鬼子小队长。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大喝一声：“缴枪不杀！”这个顽固透顶的家伙，就跟割断了气管的鸡一样，临死还要扑楞几下。只见他侧转身，双手举着刀，呲牙咧嘴地怪叫着向我扑来。我



身子一闪，把半截棍一挺，“咔”地一声，用半截棍上的翅膀子架住了鬼子小队长的刀，一步一步和他转着圈子。他吓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眼睛滴溜溜地朝四下里张望，企图寻机逃走。瞬间，老标家红芋窖里被鬼子机枪打死的十几个人，我三叔、六叔被鬼子打得腿断胳膊折，又被填到火坑里活活烧死的情景，一下都涌现心头。我恨得咬牙切齿，只觉得浑身有千斤力气。我把双手往上猛力一推，左脚跨前一步，右脚对准鬼子小队长的胯裆猛地踢过去，只听他“哎哟”一声，把刀掉在地上，身子摇摇晃晃地倒下去死了。

我把鬼子的尸首踢了个翻轱辘，提着半截棍又向前追去……

这一次我们歼灭了一个鬼子小队，炸毁了一辆鬼子军车，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这支用半截棍起家的白园乡民兵队，在战斗中越打越壮大，后来编为新四军三十六团第六连，成了强大的人民军队的一部分。

蒙城县革命委员会 整理
蒙城县人民武装部

银屏山区的雄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位民兵队长带领的游击队健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配合我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割电线、破交通、打伏击、攻炮楼、捉鬼子、抓汉奸，机智顽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谱写了一曲人民战争的颂歌。至今，巢湖南岸、银屏山区的革命人民还在颂扬着他的许多动人心弦的英勇斗争故事。他就是民兵英雄董照聪。

红心向阳

一九四一年春天，巢县银屏山区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伟大号召，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建立了民兵抗日组织，给日伪更加猛烈、沉重的打击。敌人疯狂布防，安据点，修公路，筑碉堡，扩伪军，搞“扫荡”，用尽了一切鬼蜮伎俩，妄图扑灭已形成燎原之势的抗日烽火。一时，把富庶美丽的银屏山区，糟蹋得不成样子。

斗争愈是残酷，人民愈加英勇顽强。董照聪，这个老长工的后代，就是根据地英雄人民中的一个代表。他从小跟着